眞西山先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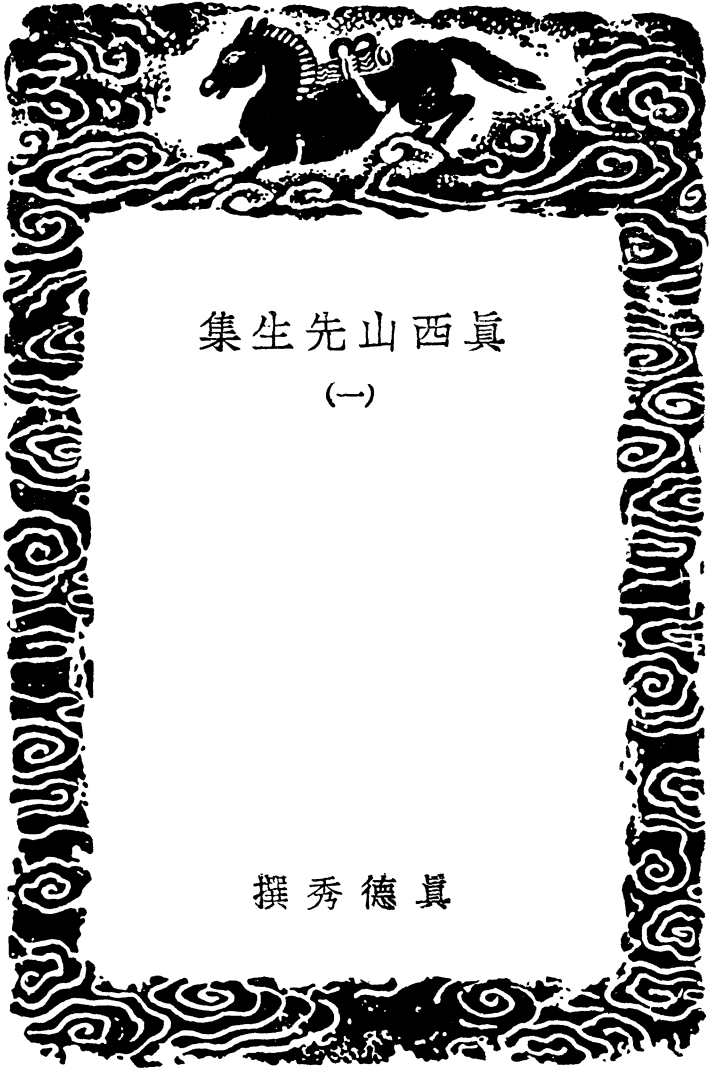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眞西山先生集

(一)

眞德秀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本傳

眞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遷博士。入對。言日者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相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國書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人。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起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者所爲寒心也。兼禮部郎。言敵有必亡之勢。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遷起居舍人。奏侂胄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時改鈔法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文而沒八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爲便民之策乎。充金國賀登位使。至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頗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

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室家皆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饟。皆爲精兵。時史彌遠方以爵祿靡天下士。德秀力請去出知泉州。理宗卽位。擢直學士院。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旌蔡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以廉吏。德秀曰。知袁州趙汝𥳑夫廉吏也。上擢汝𥳑夫爲監司。汝𥳑夫具表謝。幷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德秀因經筵侍上於淸暑殿。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閑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屢進鯁言。上皆開納。而彌遠益忌之。給事中王埜、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落職領祠。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歡聲動地。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尙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已得疾。拜參知政事。羅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疾亟。冠帶起坐。神爽不亂。卒諡文忠。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見者以爲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出居藩郡。惠政深洽。中外交頌。都人嘗驚傳。傾洞奔擁出迎曰。眞直院至矣。果至。軍民聚

觀衢巷填塞時相益忌之以故排擯不用鄭淸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杜範攻淸之誤國德秀言此前者權凶玩愒之罪非今日宰相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苛亦甚矣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遭顯禁德秀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正學遂明天下後世云

原序

儒者有明體達用之學而道之行否因乎其時故孔子以用行舍藏許顏淵而孟子論聖之時亦以仕止久速爲言蓋進退不失其正非聖賢不能也乃若立乎人之本朝則必思行其道道有時而未可行則益求其所學不汲汲於進用而爵祿不能動其心不戚戚於退處而道德益以充其養入以告其君責難陳善竭忠藎而無所隱出以治其民己飢己溺勤撫卹而不憚煩學術正大足以繼往而開來文章純粹足以信今而傳後若是者朱文公而下惟西山眞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去文公未遠其學一以文公爲宗自韓侂胄以僞學錮善類禁絕近代大儒之書先生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使正學復明於世者先生之力居多既登仕路慷慨建白時史彌遠當國先生知道未可行見幾引退力請補外宦游所至講荒政以救民授方略以平寇率勵訓士皆本所學以見諸實用理宗卽位召見首明三綱五常爲立國之本勸帝修德講學其言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上皆嘉納而當國者忌其異己出力擠之先生從容歸益充所學修讀書記以爲人君爲治之門於進退間蓋綽綽乎有餘裕矣既而理宗思其賢復召用之乃以大學衍義進且陳祈天永命之道以爲敬者德之聚盤游玩好皆足以害敬其啓迪君心者無一不出於聖賢仁義中正之旨先生之道雖未大行而觀其所學豈不卓然有體有用得孔孟之心傳可以繼文公後而成一代大儒也哉先生初登進士第復中博學宏辭科其爲文俊贍溜亮粹然儒

者之言。前後奏疏甚多。皆切中當世要務。余竝錄其可誦者著於篇。與學者共習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眞西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奏劄
上殿奏劄
直前奏對
辭起居舍人狀
因明堂赦薦趙監嶽
薦洪運管等官狀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
詔
賜大中大夫權工部尙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尙書兼知臨安府趙師龘乞畀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畀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詵乞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逵乞休致不允詔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卷之二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鉛山縣修學記
敬思齋記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矩堂記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養正堂記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政和縣修學記
龍山書院記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居思堂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卷之三

序

送周天驥序
臨齋遺文序
送王察推序
通言後序
送潭州陳教授序
送徐元杰子祥序
送仝永叔序
送吳斯立序
論語詳說後序
孟子要略序
孝經集義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大學衍義序
送池師惠序
登科要覽序
卷之四
說
潭州示學者說
志道字說
楊端義字說
詹宗楚字說
蔡仲覺名字說
吳仲本字說
銘
絅齋銘
題跋

東坡書歸去來辭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書師帖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跋章翔卿詩集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眞蹟
跋王雙巖文集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多服手詔

跋彭忠肅文集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跋永嘉劉君誌銘
跋黃容安辟地集
卷之五
書
上皇子書
上皇子書
上皇子書
上丞相書
上丞相書
上丞相書

上曾宣撫書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卷之六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除國正謝丞相啓
除校書謝丞相書
賀諫議啓
回鄭狀元啓
回孫狀元啓
回黃狀元啓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除隆興謝丞相啓
賀福建楊帥啓
賀湖北游漕啓

回湖南陳運使啓
回建安洪守啓
回朱撫屬啓
回知縣正啓
謝宋宰館客見訪
謝宋宰爲壽
賀知縣正旦
回生日賀啓
通吏提舉啓
通宋宰啓
答蔡宰啓
答馬縣丞啓
通王憲啓
賀邑宰冬啓
回南劍州黃知府啓

通浦城陳宰啓
賀程內翰年啓
復官謝丞相啓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啓
通福建方提舉啓
回李漳州啓
回泉州教授啓
謝黃南劍樂語啓
通福建王帥啓
賀鄭丞相啓
除福帥謝丞相啓
回楊知軍啓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泉州科舉諭士文
勸學文
潭州諭同官咨目
潭州諭俗文
勸立義廩文
諭賊文爲招司作
浦城諭保甲文
再守泉州勸諭文
泉州勸孝文
諭州縣官僚
福州諭俗文
福州勸農文
泉州勸農文
勸農文

隆興勸農文
勸農文
再守泉州勸農文
卷之八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祭文
祭譙大卿文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祭泉州李郎中文
祭詹大卿文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一

宋 蒲城眞德秀撰

奏劄

上殿奏劄

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好異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閎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爲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稱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仗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

幸十數年閒。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淸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爲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顏切諫以爲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爲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身潔己以爲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淸修自好爲不情。以頑頓亡恥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吏皁隸。稍握寸權。則輻輳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尙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尙。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陛下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尋得旨依。）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而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蹈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

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儉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爲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絕言路之榛荊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疏狂謬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爲辜。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牓朝堂。有曰。儉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皆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卽悔悟。誕降明詔。敷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歷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覘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爲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垂簾。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本朝

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爲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爲邪等者蔡京之奸計斥忠賢爲僞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己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奬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辭起居舍人狀（嘉定六年二月）

某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同奉聖旨眞某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某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某材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夔牶禁林首尾四年漫無云補循名責實擯斥所宜邊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受顧如庸陋迺可冒居況今賢俊布滿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俾某姑仍舊少逭譴訶精擇名儒以重螭陛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伏候指揮

因明堂赦薦趙監嶽蕃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內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爲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爲事實所通學術連銜結罪保明聞

奏。卽不得已。常材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仰見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早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卽上祠請隱居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於詩。晚益平澹。身雖閒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爲本。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爲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旣深知其爲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朝廷更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卽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敎。蓋非小補。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幷申尙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實繁。所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己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爲。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效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常以政最刻聞於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爲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必有可觀。從事郎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瞫。賦性敏明。持身潔白。鄙爲鄂州錄參日。其年尙少。已爲吳獵詹體仁所知。目以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賑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己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蕃傷尤甚。九月閒卽令彥瞫前往。

與本郡守貳圖所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臣謂如彥覃者若實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亟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聖慈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覩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爲重鎭者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爲觀察府而屬郡隸焉肆我孝宗龍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袤生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大抵亞於金陵故爲親王執政假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年間迺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廉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靡於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己奉公之守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臣意陛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爲暴橫清修之譽蔑聞纖毫白奪之名交播衆口近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歎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均爲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聞其褒遷不過如此夫既嘗敗績於撫矣其可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況是邦新罹前守之虐

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無罪而籍貲產。非辜而罰贓錢。善良之家。沿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凶暴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實來。所謂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含垢。過而能改。聖賢許之。然大體可稱。則一眚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爲郡。當知聖朝扶拭之恩。而貪暴亡狀。迺更甚於疇昔。其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朝廷。況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刻印銷印。曾無留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伏望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揮。特賜收寢。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甿。獲遂蘇息。臣不至勝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爲破落州郡。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府財用之數。頗得其實。若量入爲出。自足支吾。使爲郡守者。廉不妄取。儉不妄費。決無用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決之人。一切之政。然後可爲。伏乞睿照。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　九月十三日選德殿。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

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卽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値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嘗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淸燕之覽。恩恩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國憂君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閒居無事。則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蹟。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麤見於此矣。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二。輒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睿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幾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奉聖旨。疾速投進。

詔

賜大中大夫權工部尙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敕具悉。知止遺榮。爲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之令猷。蔚以舊人。儀於法從。年雖耋艾。居然視聽之未衰。職在論思。非以筋力而爲禮。蓋有三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之譏。況莫崇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與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教於鄉里。孰若優游在列。使名聲重於朝廷。勉安厥官。毋咈予意。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趙師夔乞畀祠祿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膚敏之材。通明之略。三踐常伯。四尹神皋。維今同姓之英。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者也。固當視國如家。視民如身。履盤錯而弗辭。當怨誹而不懾。使邦幣無壅。民食告充。困窮有瘳。愁歎寢息。庶幾下足以塞都人之望。上足以寬當宁之憂。朕之用卿。意實在此。若乃規畫僅施。而靡竟。精神尚壯。而懷歸。政當游刃方新之初。遽謂強弩垂盡之末。於義未愜。難以勉從。所請宜不允。奏劄云。以大耗之精神。當益難之事任云云。強弩之勢既盡。雖穿縞有所不能。駑馬之力已疲。惟聞鉦則以爲喜。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畀祠祿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被其澤。若己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爲高。輕去就爲潔也。卿與聞機政。三載於今。孳孳服勤。夙夜匪懈。朕躬之所眷倚。朝野之所觀瞻。何嫌何疑。迺求釋位。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尚堙。甲兵之問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豈大臣求去時乎。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諗。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大臣之事君亦將以行其志朕所爲置卿於鼎鉉之貳屬卿以樞機之繁豈徒以高爵厚祿示眷寵之私蓋望其碩畫嘉謀裨經濟之用儻昧仰成之託輕懷勇退之高人其謂何朕復奚賴宜思君臣同體之誼毋徇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雖告歸其未晚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治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屬籍既能使國之子弟知孝弟忠信之美今守藩輔獨不能使郡之衆庶興禮義廉遜之風乎民苟相安臥治可也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俗老成並用所以重朝廷卿早冠倫魁有洋洋仲舒之對曩事潛邸有闇闇史魚之風蓋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而光考所知以傅台德越在外服既多歷年問秦府之故僚靡忘注想奉會稽之計最式佇來歸還登文陛之班兼峻玉堂之直惟心乎仁恕必能迪朕德之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亟承茂渥來若嘉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舊人御事必曰耆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於黃髮則罔所愆老成之士爲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策慮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意實在此卿醇深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自期古人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歙然宗之高臥十年肯爲朕起海內屬目欲觀所爲方資帷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未至歟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之致仕雖著於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而況以志御氣則何戒得之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永底厥成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聲色不形觀聽自服卿學醇行勁天下謂之正人心平氣和時論稱其長者屬予更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出入三年踐更二府雖彌縫輔贊初無可見之功而緝熙調娛自有不窮之益況昔者三賢之偕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殆上天留以輔予俾斯世臻於極治倚毗方切去就豈輕獨靈光歸然庶幾爲魯國之鎮從赤松游耳難遽遂留侯之心宜體至懷勿廑婁請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元奏云雖號參知了無裨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步趨率皆強勉十目所視一心靡寧矧同召之三人今惟存於隻影覩顏在列齒夢無形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尙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詵乞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文昌喉舌之司蓋以侍從論思爲職以卿老成直諒擢在此官庶幾鯁論嘉言日裨予聽而無故告去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固非優賢閔勞之意然事有緩急義有輕重方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免日親錢穀之問而卿遽求自佚可乎當毋愛一身之勞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尙書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敕具悉迺者地官以缺貳聞顧瞻在廷弄印莫畀而獨起卿以家食擇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既爲朕來矣顧不能舒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可乎今公私匱急誠如來奏苟吾有司審盈虛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民受一分之賜也諉曰不可爲而釋位以求去是豈近臣體國之誼哉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新庸而圖報歸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耆艾之齡貳鈞衡之寄陟降九陛不若山林之安憂勤百爲寧如燕閒之樂此勸去之章所以婁陳而未已也然而天生髦俊本以爲人材者常躬天下之勞智者常任天下之患雖願爲庸人而莫得其可徇私志以圖安哉矧惟賢哲之逢辰率多既老而後達若必引年而謝事守禮以乞身則渭濱黃髮之叟不得以究鷹揚之功而高蹈商山者不當起爲羽翼之助矣朕意未可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尙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逵乞休致不允詔

敕具悉朕延登正人穆布邇列賴朝夕論思之益建國家久長之基卿學爲一代之宗位處六官之長觀瞻共屬倚注尤深所當以邁往之氣而出憂時之言以康濟之材而抒及物之韞使朕獲老成之用而世知儒者之功豈惟多士有望於卿抑亦先正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晝年甫至而求歸旣非眇沖擾任之本心亦豈平昔自期之壯志尙安厥位勿復有陳所請宜不允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材莫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乃可揆物非量博不能受人故嘗卽其議論之間因以觀其平昔之蘊卿性資敭裕德宇靚深探厥淵源一本聖門之正學望其容貌知爲天下之偉人自陟朝行徧居言責無偏無陂務持公道之衡不激不隨雅得爭臣之體僉諧旣允圖任何疑繇七諫而擢機廷雖先朝之或有不六年而參國論蓋近比之所無其思恩遇之隆益展謀猷之助茲爲美報焉用謙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二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册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醲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爲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爲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

肆行義理汨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知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陽之温其吐辭也汎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毘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以爲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動斯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考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於學宮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爲之記則既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卽廨舍之前爲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庫隘弗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莆田劉公渠增而大之某時將漕在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爲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爲樓高明潔清內爲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爲小室焉曰讀易外爲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爲亭曰靜觀又將爲兩廡翼之而刻墓表與河南雅言於其壁危君之於斯役勤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屬某爲之記危公又重以爲請再三返而不置某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所向久而矻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

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祕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儆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爲然則刻置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爲興起之助云爾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適五十祀矣鄽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來環瓿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迺度功而賦役焉首闢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於東西廡祠先賢於某所由內達外莫不煥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榷入之取征榷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於斯者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廷者凡六人士讙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某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實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乎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麤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

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埽應對。卽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卽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爲士者壹以辭藝爲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爲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爲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爲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薦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琱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爲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某嘗令揚之泰興。又宰斯邑。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爲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剟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盂之銘。匪有志於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旣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意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爲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雖未炤物。能炤

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然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爲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尙實體於茲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窺言亡補其尙戒之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若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卽所爲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墊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尙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肖爲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斡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

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埽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秕穅。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閒。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元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廬溪鎭。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卽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莅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

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尙戒諸

侯名起章字章之予之畏友云

矩堂記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予以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獲罪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寧以抶蓄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爲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爲一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朘細民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廩廩焉猶懼其弗蘄今君乃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爲剸析其義至矣盡矣而尙奚予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己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己異

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吝。有方正而毋頗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道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蟜蟉。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絜矩。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爲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爲記。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婺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實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卽少公而切磋焉。四方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歿。又皆寔岁於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吳定夫始。紹定初。子屏居粤山之麓。定夫布衣芒屩。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君。南過趙傻章泉上。遂以見君也。頃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爲設羹胾。曰。吾不肉食。叅年矣。眠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爲二先生祠。幸既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子不趨權門。騖勢涂。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媚示鬼。不諂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異也。且子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尊臣始竊大柄。大憝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奸。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

此。其祠之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又非居官任風教之責。而貿衣營之若不可已者何耶。吁。此其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爲而定夫卒。垂絕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祥老奉遺命以來。爲之蹙然曰。此予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阨。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失職爲己憂。方別予時。將北之渠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評其人。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巢無修之徒。未足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實左右之。又序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奇忠信沒溺者耶。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眞某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楹席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予謂蒙之爲義。取物之稺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至陷溺焉者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鍰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

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卽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於學終於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卽斯而玩焉則知寂爲感之本感爲寂之用動靜以時循環無閒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化源源無窮矣抑實之之爲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爲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於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爲郡者與其爲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爲翁媼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爲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鄉火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於中窈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跖蹻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惟是心爲亡窮公之政留於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爲郡者不能復眞有愧焉而某之愧爲尤甚某之初

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瞻焉還答以温陵赤子爲寄而毋崇宴觴毋豔琛貨民以靜安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鉄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爲心則凜不敢渝賴是得亡獲罪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遽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爲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朏而工告成民之愧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爲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蹙然已而忻然是忻與蹙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爲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若讎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然爲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哉心不存而欲爲主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日憧憧乎其中陷溺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爲恥其益顧豈少耶其成實六年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爲者郡學錄黃襲爲之者承節郎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六年作一本五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閨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爲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馳騖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爲行中和以爲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爲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僞爲漢之經生琱鏤華靡爲唐之

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爲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繢輝奐東西爲齋西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奎畫射有圃先賢有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埽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黌舍之閾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潔爲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甍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疇與其私吾子孫曷若舉而爲義塾聚英才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諏地於團源獲吉壤焉五山輻輳蜿蜒如龍溪橫其前清澈可鑑前望靈峯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爲學者藏修之地矣迺悉其力載經載營中爲堂一旁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粵十月告成君捐產

之半以奉之稟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靑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共事也命族子從龍來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豪者實來婁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爲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者聖人以君師爲己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爲先與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略豈無意耶蓋多爲之目所以使人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衆善之始終其義則一而已爾於後顏曾思輿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爲智力行以爲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賢爲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役要未幾遂擢上第以去自是舉於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藺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爲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俛焉孳孳弊而後已者以是焉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蠹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爲意乎要必有講於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級而已爾郡縣有學已弗翅足其尙以贅爲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是也故爲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

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指肯叶。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卽盡己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名惟直、字德申。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庵祠。以其高弟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於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妥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游。則有若草堂劉君者。實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闔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祕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艮齋魏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閒。秦丞相始顓國。實倡邪議。屈君父而事寇讎。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絀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檜方深讎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艮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指徑官儒宮垂用矣。顧拜疏閤門亡虛日。竟以是弗容於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爲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媮。作其懦。則靜

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眞某聞而歎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淩厲蓋自眡如李謫仙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爲令卹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爲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迺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玄壯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眞某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以至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本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衞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禀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

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尙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敍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迂闊。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

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居思堂記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既驅而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於中。喟然曰。吾與其縻於印紱。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耘天蓺叟相從於隴畝之上。磵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爲樂哉。且吾先世以來。策勳文章之籙。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阜陵。號稱名輔弼。今予不幸墮身右列。然少好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吾書。教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於朝。匄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建安眞某曰。吾之志如是。子其爲我述之。予謂侯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其思者。壹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汨於欲者也。故聖人於咸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純全。聖賢之蘊奧。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卽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聞而未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齋其人。紹定元年六月壬子眞某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爲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糴常平常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盼盼然無所於糴縣大夫熟視無策則尊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閒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糴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關侯嚭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毀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爲糴本始諸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則時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爲更故約以見緡貿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爲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爲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慼漠焉不以概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物失理居爲之弗寧一夫麗罰饋爲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圄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爲未也窈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爲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歎苦弗給侯書生無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逋籍者屬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

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爲吾民留飯盌。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爲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爲羣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於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而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廩廩具存。鄉人子弟。猶有所觀法。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有百代標表。由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可觀。迨至國朝。則有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爲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而卒葬於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於此。二公之學行節守。雖皆一世偉人。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於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惟周侯實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某年浚儀趙侯與懋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爲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迺大闢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於位又惟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宦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妥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爲道德之歸乎瞻言數公同我桑梓有爲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苟亡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羣弟子者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於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爲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矣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眞某記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三

序

送周天驥序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矣。今復枉顧敝廬。斂然自下。願聞爲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鶩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爲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游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十餘年又與仲能遇於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獨奇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遇予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爲古文不幸齎志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爲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往往闚其祕奥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強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閒嘗取上帝臨女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爲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之工是其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猶持塵昏之鏡而鑒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學既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博參於諸老生之閒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君之四子名千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既篤學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日建安眞某序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相望其他人物接迹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羣巘之表若王義方之正衙對仗而叱義府也若張萬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況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已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間當爲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爲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洶洞交至迭起之變竢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爲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立之庫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巉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

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眞某序。

邇言後序

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學者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畀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則夐與物異。故必如堯舜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眠物。其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我咈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狠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爲貴。孟子以爲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悟天理之本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諄諄。至投珠擲璧之喻。冠猱服狙之戒。讀者爲凜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未必不眠以爲常言也。玩華而遺實。啜醨而棄醇。予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尙懲予之不敏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於潭。徵予言以爲贈。予方端憂。不能言也。顧常竊病今之職於民者。未嘗不曰治之難。職於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之。則曰俗囂而難諭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蓋口於誼而衷於利者衆也。蔚乎其文而駁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盍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司。爲是職治與教者也。耳目焉。手足焉。皆聽命於心。猶其稟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御衆形。至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矣。夫治之而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令而能慢然自咎者。蓋洙泗之道。闇鬱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須臾之功焉。至其效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教也。抑不思其身之已治否耶。吾之所爲。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反本之意哉。昔者顏子問爲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溯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聽言動之不敢忽。豈鞅鞅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而民莫不從者。蓋是理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之也。開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頗不甚約也。況士之爲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迹於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爲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毋求之士而求之於身。毋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心之令能行於其身。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者。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毋徒疾視其民

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月正元日。西山眞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予爲斯文以贈。書未竟而端父行。明年初伏日。閱舊槖得之。遂錄以授端父。方予操筆時。豈知與端父當會於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哉。然則予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以警予矣。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始。何謂俗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賓興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謂程試之文。必是堯禹。必非桀蹠。必祖仁義。必尚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爲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爲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涉獵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穴。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悖道。有所不卹。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爲已足。方且移疇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寵貿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爲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爲何事。而遽安於此耶。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顓主於是也。其是堯禹而非桀蹠。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爲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見杜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爲人者。回視故習。方自哂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益修。德益懋。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能以病之。上

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於鄉。方將策名天子之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爲事。予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儻不鄙焉。復相從於寂寞之濱。予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送全永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啓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閒闢河洛爲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況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束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況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亡奇。其守據正而不媮。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爲。坐入深窈。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葩辭藻句。窮極姣麗。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據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爲變遷也乎。吾懼其不得爲游楊。而且將爲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乎。其亦謹所擇哉。

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遨遊諸公間。今自吳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朕仕。然後爲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邪。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遠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燠寒。抑搔痾痒。眠膳奉席之事。皆躬爲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鴇羽諸詩。幽憂憤歎。甚者譸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今曰策名朕仕而後爲親榮。則昔之閉門求志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爲仁。可以爲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今鉅麗地。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弔古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蓴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返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惓惓焉。斯立懷材抱藝。行且賜第天子之庭。斑衣綵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爲斯立祝。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既以武功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

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卽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媲之於玉。集註其圭璧斝瓚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以爲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略。昔奚爲而取。今奚爲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爲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既以鏤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孟子要略序

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

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咈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偶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姑論次侯本語系諸篇末與朋友共講云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能養且有愧焉況其大者乎況凡

民之狃於敝俗者乎。龔君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法。亦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爲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紹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眞某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温陵李茂先游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爲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莅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教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防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歎曰。中庸以善繼志爲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爲士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其言。鑿枘其技。以干祿於有司也。昔眉山翁爲朱崖之士。賦詩有滄江何曾斷地脈之語。蓋謂苟有其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爲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而教之曰。恩誠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恩庸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爲人物。顧豈嘗有嶺海之限邪。特患未知所以學耳。繼自今必以大學爲戶庭。以中庸爲閫奥。宅非仁勿居。路非義莫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綦。安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蹟者。彼以科第期之者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焉。

然必得諸己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因其別筆之以贈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訓、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橅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

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奸雄竊國之術曰險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養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其目無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敬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殷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早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人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繕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送池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日者池師惠襄刺來謁與之坐而問焉池君曰世之陰陽家流衆矣然論五行者外星數譚星數者或以五行爲迂予蓋兼而通之以推世人之禍福休咎無不中焉者君年時既合而星辰行度偕會於吉歲在乙丑君其以祠學策勳乎予佞其言而弗之信也越既奏而言歸池君來賀且求序以

實之予惟列星之躔度密運於天若無所預於人者而巧歷者獨能逆其運行之次以定禍福之占焉然則死生休戚富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之所爲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求勝非惑歟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祿不必競而得患難不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所用吾力焉夫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子其是以告之庶乎其有益也

登科要覽序

余爲延平郡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售者衣冠蓋儒者也出其一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爲尤盛士之垂光虹霓振翼霄漢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爲紀錄以大其事要不乏人然未有條分彙次若是書之詳且博也君其爲我敍之余惟是書之作大抵多科目之榮以焜耀世俗其於世教非所急也然使後生小子得而觀之知通經博古之爲貴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昔人勸學之遺意此余之所以善而敍之也雖然自唐迄今亡慮數千萬其勵名節植勳業與窮壤相爲無窮者固不可勝紀而湮淪埋沒與物偕盡亦不知其幾人然則士生斯世顧其所立者何如耳門蔭之德裕視進士之僧儒其孰賢而劉賁之忠又非一第得喪所能增損也噫學者其亦謹所立哉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四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旣新其郡之學。又爲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徵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爲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爲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爲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黜貴其心弗顧也。夷虜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歧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瑞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爲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觀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

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原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爲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爲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璹請揭其言於學以爲士之則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爾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

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塗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桀舜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爲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盍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卽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蟊賊也蟊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劇鬬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爲主則欲爲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鏌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

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昔潁濱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不以告他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爲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予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爲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爲字矣.欲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盍亦勉修其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楊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所當然.卽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爲利也.爲義則無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舜蹠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誠諸.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甥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蕭何也.予謂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亂也.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遺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

哉。子其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視汲汲於事功之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命之曰模。及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某嘗聞先生有言。爲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爲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爲學之大本。敬與致知而已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說。不一而足。傳中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地。窮衆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他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斂然不踰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之。當有以啓子之未悟者。顧某何足以辱姑誦所聞以塞其請云。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友吳君。少開豁有大志。睨世俗迫隘。若不足容。則慨然曰。天地間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

名而舉於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爲之字。余曰。子將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於海乎。由前之說。則子既以大自足矣。予尙奚言。由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爲子告。可乎。吁。水之能流而不息。以至於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溝澮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思義。顓修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不爲大。予不爲子願焉。

銘

絅齋銘爲東巖王次點作

衣錦絅衣。裳錦褧裳。有美於中。而弗自章。云胡昔人。若是其晦。爲己之功。無與乎外。懍焉戒惕。於隱於微。我欲亡愧。匪靳人知。充實光輝。其積莫揜。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暴揚。斂縕中悶。文錦外張。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樸兮若無。至美森具。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聲臭泯然。繇此其基。淵乎旨哉。聖學之妙。人德之門。曰惟至要。猗歟王子。日處此齋。益深益微。古人與偕。

題跋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誦嶺南故儋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眞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顚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開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己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經見也懼爲先生累矣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爲汗下吁之人也蓋以通願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於後以發千古一笑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間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爲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爲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脈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天所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繇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

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畫師帖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外孫黃榦榦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異端褫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庵朱先生爲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王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爲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攖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堂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略盡忠父復令予著語予尙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卽胡公之言求之

跋章翔卿詩集

衞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事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辭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爲文有深指皆予所素敬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然未嘗聞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寖腴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

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迺不之知。然則士之沈淪蓬藋。不爲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游江淛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顧頼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古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願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賵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卽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興。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淸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濃從。其制詞略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既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於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稾。凜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恤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眞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遺墨蠹楮。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迺亦寶此何哉。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故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爲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顓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琱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卽雙巖之文而想其爲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綢繆於君親之義。而惻款於骨肉之情

者也。羣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舉觴命侶。風流嫻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之餘。輒以所見繫於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爲如何也。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己接物。亡開細鉅。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於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於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萱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漕臺所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嘗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

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之。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於閩。以考亭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爲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卽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卿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畀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僇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邸墅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閭。世傳以爲異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爲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凶強不道與盜賊

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予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至幕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搢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爲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假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爲亡窮。而權臣氣燄。冰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爲公乎。抑願爲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爲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蝟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爲文。而片言隻辭。貫綜至理。若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爲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使君鉉。以鏤本

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昔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爲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爲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亡幾.玩而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爲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季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修用心.眞可敬仰.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爲仁者成己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邪.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軸.號爲儒者極摯.然以成己則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予屏居八年.呻

吟蠹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麤淺。不知理卽用。用卽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乎。故識於末編以待。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歔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織巧。極其琱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己。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斑斑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讎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覽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於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爲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爲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與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爲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爲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躬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前二日。建安眞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辟地集

黃君辟地閩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兒之作。乃以義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題。